

# 关于中秋的非理性思考

韩晓艳

“拜月啦。”

父亲将一组大小不同的月饼切开,仔细地堆叠成宝塔,摆在小桌上,放到院子里白亮的月光下。弟弟的一只小手伸手要抓最大的那角月饼,被父亲“啪”的一下打得缩了回去。“拜完月,才能吃月饼哦。”母亲嘴上虽然这么说,但还是不知从哪变出一块月饼,塞到了弟弟的手里……这画面,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一部分。

老家的月饼,本地人自谦地称为“土月饼”,非广非苏非京,就连号称最全的十八大中国月饼流派里,好像也没有哪一种能对得上号。胡麻油、面粉和鸡蛋制成的面皮,加上红糖与各种坚果碎片合成的馅料,一个个小碗口大,份量十足。如同许多的北方特色食品一样,用料实在而卖相一般。那有点怪怪的胡麻油味,更是让许多来访的外乡人总是轻轻咬上一口,客气微笑地对主人道:“好吃”,然后小心翼翼地放下,便不再拿起。

可是,敝帚自珍。老家寄来的土月饼,总能在我家里的中秋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——尽管我已经无法说服自己的孩子爱上它,他最爱的是挂着月饼名头的甜点:印着米老鼠图案的巧克力皮冰激凌月饼,除此之外其他根本看不上眼。而我对土月饼的执着也是一样,身为广东人的丈夫,多年来一直向我推销“最好吃的”广式月饼而未果。

“甜死了,有啥好吃,还不是因为那是你老家的。”我撇嘴。

“这可不是这么说。”他反驳道,“你看中秋商务礼品月饼,大都是广式,即便在北方城市,根据数据统计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,谁跟你讲数据。”跟理性的IT从业者真是没法谈感性。其实,我嘴里咀嚼着土月饼,更多的是在咀嚼过去的美味感觉。这种感觉是如此地顽强,也许一生都无法抹去。突然想到,人类对于月亮的爱,不正是我们在文明童蒙时代美好记忆的延续么?

亲切的月亮,在火热的太阳离开后,带给人类微弱却温和的光。也许几万年时间里,这是夜行者唯一的照亮。又有多少人,曾经在月光下依偎在母亲怀里,认真聆听关于它的传说……这种记忆,深深地镌刻在了整个人类的记忆里,即便人类的脚印已经踏上了月面,即便幼儿园的孩子也知道月亮是地球的一颗天然卫星,即便最相信神话的人也不会认为月宫里住着嫦娥与玉兔,可祖先留下的记忆,让我们还是会一起庆祝各种以月亮为图腾的节日,并且非理性地赋予它许多美好的意义。

迪斯尼经典动画片《狮子王》里有一段对话,非常有趣。疣猪彭彭问好友丁满:“你觉得天上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是什么?”丁满说:“那是古代英雄的灵魂在闪耀。”彭彭摆出一副“我真傻,我错了”的表情,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“哦,原来是这样,我原来以为那是远方炽热的气体在燃烧。”

彭彭科学解释了恒星的概念,却屈从于丁满关于星星的神话,因为伟大的英雄化作了满天星辰,这听起来多么美好啊。

当然,科学终究会比神话强大。作为离地球最近的天体,在月球上建造人类的基地甚至城市,只是时间问题。也许只有在月球上出生的孩子,他们心中关于月亮的神话才会彻底淡去。他们的中秋节看不到满月,该怎么过呢?面对着巨大蓝色星球在月平线上升起,这时候吃的月饼,配方可以依旧,但也该改个名字了。

说到中秋,很多人便会想起月饼,想起月亮,想起放假和旅游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前几天在北京的积水潭转了一圈之后,蓦然发现,中秋的本质和核心,应该是秋。你看,莲花已结莲子,芦苇已然粗壮,垂柳的叶子,也开始染黄。

“秋”字怎么写?一年级的学生都知道,左边一个禾字,右边一个火字。“禾”代表庄稼,“火”又代表什么?用现在的话说,火烧庄稼,就是烧荒的意思。庄稼收割之后,再把没用的秸秆烧掉,以使土地更加肥沃。

甲骨文中,“秋”字的形状像一只蟋蟀或蝗虫。因为到了这个季节,正是蟋蟀最为得意的时候,每天晚上,都要唧唧喳喳争相发声。蝗虫也在秋季里异常活跃,个个吃的肚圆脖粗。因此古人就把蟋蟀鸣叫的季节叫做“秋”。再加一把火,可以烧死蝗虫。

秋天在哪里?有人说,秋天在那绯红的枫叶里,秋天在那湖水的倒影里。这些都是城里人的视角。其实,真正的秋,不在天空而在地上,不在城市而在乡村,不在山间而在田野,不在清闲而在忙碌,不在歌唱而在行动。

有农谚云:冷在三九,热在三伏,忙在二秋。古时,人们将秋季的七、八、九月,分别称为孟秋、仲秋、季秋,合称“三秋”。到了现代,

## 中秋之秋

汪金友

也有人把秋收、秋耕、秋种,称作“三秋”。抢收,抢耕,抢种,就是一个字:忙。

处暑割谷,白露砍高粱,秋分种小麦,霜降刨红薯。也就是说,处暑节气一到,就进入了收获的季节。到了秋分,则达到忙的高峰。二茬的玉米还没有熟透,就急急地收割,以抢时播种冬小麦。这种紧张的劳作,起早下地,中午也不回家。两块红薯一个萝卜,就是午饭,吃完接着再干。哪有心思赏月?哪有闲暇恋爱?哪有工夫旅游?

秋之最大喜悦,在于收获。眼看着一捆捆的高粱,一筐筐的玉米,一袋袋的花生,一堆堆的红薯,接连不断运到家里,堆满院,码满房,装满囤,谁的心里,不喜上眉头?

这种快乐,城里的文人是感受不到的。你看他们的笔下,多是这样的文字。杜甫说: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。”李白说:“秋风清,秋月明,落叶聚还散,寒鸦栖复惊。”张继说: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”马致远说: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。”还有徐再思:“一声梧叶一声秋,一点芭蕉一点愁。”

当然,不是每一块土地都有收获,也不是每一处秋天都有风景。前几天看到一条视频,一个农民站在一片被水淹过花生地里,不住地哀叹:“完了,完了,这一年白干了。”由此可见,即便是在秋天,也会有人欢乐有人愁。为此,我们确定的发展目标,就是共同富裕,让乐者越来越多,愁者越来越少。

中秋之秋,是收获之秋,也是快乐之秋。因为贫穷的日子,离我们越来越远。一曲高歌一樽酒,全民同钓江河秋。有人钓到了成长,有人钓到了进步,有人钓到了智慧,有人钓到了财富,有人钓到了爱情,有人钓到了幸福。人人在奋斗,年年有中秋。这里,留下了美好的记忆,也留下了闪光的脚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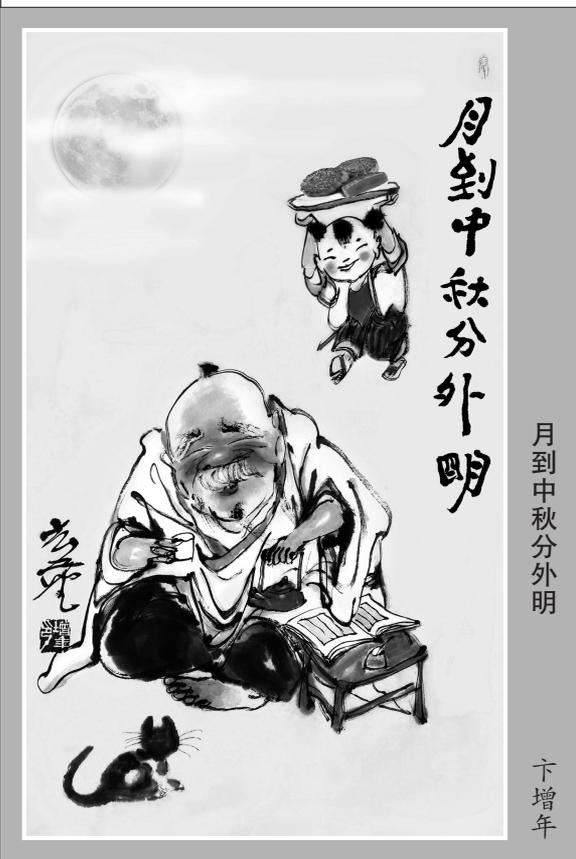
## 儿时中秋乐

于文岗

做剂子的面棍,压扁,叠成Z型,Z型两个内折处横放两颗小枣,Z型两头中间各切一刀,一分两半。上面两半是兔子耳朵,下面两半是两个前爪,前爪上再浅刀分指。在耳朵下方的脸部中间捏一下,鼻梁就出来了,鼻梁两边各按上一粒黑豆或红小豆,便是兔子眼睛。这样,一只玉兔就做成了。看着母亲变戏法般地团面成兔,我跟母亲学着做,做出来的兔子竟也栩栩如生,母亲一夸赞,我快抱柴禾烧火,当上了火头军。

父亲在京工作,母亲带着我和姐弟在家。中秋夜晚,月亮初上,地上洒满银光,院子中央放张桌子,摆上月饼、玉兔、鸭梨等贡品,母亲在前,我们跪在母亲身后,祈祝美好!

年年过中秋,家家望夜月。后来,过二人世界的中秋,过携子圆月的中秋,过“明月当空照”以及“海上生明月”的中秋,也过“阴云薄暮上空虚”的中秋。月饼更是各式各样,京式苏式粤式港式,月饼馅料有香肠蛋黄莲蓉水果五花八门。但自从母亲去后,月,还是原来的中秋月,但再也没有了儿时的中秋乐。赏月时,也多了些遐思遐想:儿时中秋乐,乐在吃喝,乐在团圆。人有了缺失,乐也便有了缺口。这时,耳旁就仿佛有一个天音在回响: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!”



月到中秋分外明

卜增年

童年的梦大多是从星空和月亮开始的。星空最深邃,星星最迷人,月亮最生遥想和憧憬。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,对我这个农村小孩全不适用!

中秋节的下午,放学后快往家跑。一进院子,就有一股扑鼻的甜香,那是母亲在烙月饼。60年代中期,渤海之滨的农村,家家户户都自制月饼。这不难,芝麻炒好、轧碎,小枣煮好、去核。和枣泥,拌芝麻碎,加炒面,放红糖,再倒一点香油搅拌好,就是月饼馅。然后用面皮包好,放入木制月饼模子里压花定型,扣出来搁锅里烙熟,就是晚上圆月的月饼。我把书包往屋内一放,拿起月饼就先吃一个,甜香美味。见我爱吃,母亲也满脸笑意。

除了烙月饼,还要蒸玉兔。蒸兔子一般是中午的事。老家习俗,八月十五中午吃包子,就那种大包子。蒸包子同时蒸些小兔子。蒸兔子尤其好玩。把和好的发面弄成包饺子